

醒覺的人个一 著煤荒



雅典書屋刊

一九四五・雅典書屋版

一個人的覺醒

荒煤著

一個人的覺醒

荒煤著

出版者 雅典書屋

重慶中一路二一八號

經售者 各大書店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1945 滬一版

K 303
F 1500

一個人的覺醒 目次

一個人的覺醒·····	一
支那儼子·····	四十三
夜車·····	六十一
在教堂歌唱的人·····	八十一
後記·····	一〇〇

一個人的覺醒

(上)

「等一下，等一下囉！」

半仙師傅手提着水壺，在那老顧客杜貴底茶盞碗裏沖着開水，邊向一位花白頭髮的老婦人說着話。他笑眯起那有點兒下斜的愉快的眼睛，眼角上細多的皺褶便跳躍起來，並且扯動了鬆弛的臉頰上底一根粗長皺紋，直到耳際，回過頭來，除了笑笑，又擺了擺左手，並不再說什麼，但是那付不慌忙的様子，已經安靜了老婦人——她是爲了孫女底病焦急地來求療治的。

他給僅有的兩個茶客，一個杜貴，一個壁雜貨店的小掌櫃老九沖了開水，仍是慢吞吞地加上水，把水壺擱到爐灶上以後，方走過來；他一面用藍布圍裙擦擦手，向杜貴笑道：

「你是不信我這一套的，可是就這個半仙名聲倒真傳出去了——」他摸摸光禿的前腦殼，虛眯着眼睛；「如今，嗨，娘娘廟裏的香火都不盛了啦——」

仙底語氣裏除了半分頑笑，顯然還有些不使人感到過份的誇耀。於是，那個老婦人在困惑的臉展開了欣慰的微笑。她本也抱着信心來的，而今信心却圍着半仙師傅底自誇更加强了。

半仙師傅用那總是抓煤球的黑瘦的手拿着一個茶碗，去盛滿了一碗米，抹平了，用一塊一尺見方的白棉布包着，右手抓着布頭，把碗口向着正前，站在大門那里，稍稍問了幾句關於病者的情形，斷定了這發熱的症候祇是因為受了驚駭，便微微啟翕着嘴唇，口裏念念有詞起來；末了，他並且閉着眼睛，捏着中指

在碗面上畫了幾下。不多一會，他打開了布，放正了碗口，注視着米面，向那老婦人鄭重其事地說道：

「太婆，你那個孫女是撞到了壓事受了驚，莫急，回去買二百錢錢紙，出後門，向左方走——碰到個墳堆跟什麼溝啊腰的，就在那裏燒了它，禱告禱告就行了。今天晚上跟那個伢沖碗蓋湯水喝了睡覺，蒙着被窩，叫他出身汗，明兒就好了。」

他說完了，正如說完了一段極平淡的故事那樣的無味，當老婦人向他感激地道謝的時候，他摸摸光腦殼，倒露出一種不好意思的笑來，他在對方肩頭上推簷似地拍了一巴掌，道：

「哪里，哪里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明兒就真的會好麼？」

杜貴望着半仙師傅似乎還在出神地倚在門口，問道。

「哪里——」半仙師傅不經意地回答。但忽然一下子好像記起了杜貴話語裏底不信任，頓時又大聲道：「什麼，你明天看夢！」

老九正沉默地吃完了豬油蔥餅，還在桌上拾那脆的餅面碎屑在嘴裏嚼着，突然笑着插口道：

「我說，半仙師傅，你明兒就在娘娘廟對過建座公公廟，索性丟了這個小茶館，收香火錢去吧——橫豎你比娘娘靈驗！」

杜貴嘖刺笑了，半仙師傅先出神地問：「什麼，公公廟！」後來，却也露出了缺門牙，笑了起來，罵了聲：「缺德鬼！」

「唉唉，還是莫瞎說，」半仙師傅又正正經經地說，「娘娘倒底是個神夢！我末，看病畫符靈驗，也還是靠神夢，是不是，我吳某人有哪點德行……」

於是他一屁股就在小掌櫃老九板凳上坐了下來，說起他一雙眼能白日見鬼的

故事來。這故事，杜貴聽得差不多都能背述了，不知覺間便站起了身子。半仙師傅一望，也站起了身子，重重地在杜貴肩頭上拍了一巴掌，把他又按在凳子上坐下，急道：

「唉，你這個人真是！坐熱了板凳就括屁股了呀。」

杜貴是個小學校裏當了十多年校役的窮人，却愛上了長衫，做什麼事都文質彬彬地，喜歡講禮貌；這下却被半仙師傅弄窘了，一下子漲紅了臉，一雙小眼擠着，好像很快就會流出淚滴來似的。

半仙師傅坐了下來，和杜貴打一個照面，瞧見了那神情，想起了適才自己底性急，以及那句話，也許傷了那個一向不帶茶錢來的窮朋友，猛地大聲笑彎了腰。

「你家莫怪，是我性子急呀……」半仙師傅邊擦着眼淚邊笑道：「來來，不談我的，你來跟我們談談時局。坐下，坐下，我再跟你沖碗新鮮茶喝喝，唉，要笑死我了，你看你，要哭了！……」

杜貴不禁也放開臉笑了，罵道：

「看我？看你自己，瘋了！我跟你談麼屁時局？這如今就是你快活，明兒索性叫孫婆子跟你說個堂客，那就萬事都全了，省得再去找人嘆氣，埋怨你那個家不像別人的家！」

說完了，却不理半仙師傅的，拔起腳往外就走。半仙師傅伸手拉一把，沒拉住，他趕到門口，叫道：

「個舅子的！我真的冲碗好茶你喝，你跑麼的？」

「我明兒來喝喜酒吧！」

杜貴一面回過頭來答道，一面在五月的蒼茫的暮靄中搖擺着身影，走遠了。

「哈——半仙師傅想堂客了啊！」

老九冷不防在半仙師傅背後推了一掌，跳到街心笑着大聲叫了起來。

「撞到你麼事的鬼吵！」

半仙師傅害羞了，一跺腳，兩手拍着大腿響，半蹲下身子，裝了一個要追的姿勢，把老九嚇跑了。

這時候，黃昏底腳爪爬過了港鎮那破舊街房的慘澹的屋簷，又溜到屋子角落裏；房屋，街道，人，漸漸籠罩着一陣陰黯的色彩，形成一些朦朧的影子。有風在炊煙中吹送過來，拂來微微躁熱的氣氛，好像想起夏季携來的酷熱而嘆息，街頭稻田裏有蛙鳴。哪家孩子在街上嘶聲哭着，一條黑狗却無意識地跟在後面汪汪叫，發出一種極空洞的聲響：當一條母豬拖來一羣豬娃被一個女人尖聲驅喝着，掀起污泥染滿了的嘴亂躐的時候，那條黑狗又去咬豬的尾巴去了。這樣，不僅一個孩子，有許多孩子都被嚇哭了，於是那些永遠忙不完似的女人們這才跑出屋外，開始亂噴嚏地詛咒，打起孩子來……夜帶來平靜撫着小港鎮安睡之前，每天都祇有這樣一場騷亂的奇妙的音樂底演奏的，似訴說着人們那永遠陰黯，雜亂，平凡却不安的生活似的。

半仙師傅站在門口眺望，望着飢餓的孩子們嬉遊，哭叫，笑露出乳房如同誇耀母親底溫暖的撫愛的女人，永遠不歇地詛咒着一切的老婦，而在夢的恩潮的老人，安閒地敞開胸膛拖一把椅子在街旁坐着閒談的漢子，豬，狗，黑暗屋簷下飛徊的蝙蝠，暮色中的炊煙，昏黃的燈光……一切都似雜亂地在他眼前畫出各種和他底生活不同的生活，使他感到自己缺少點什麼。他屋子裏祇有兩三張污黑的桌椅，幾把壺，碗，沒有人，沒有第二個人，爐子裏冒着火焰，燒得開水壺吱叫，聲音却是單調，却又顯得四周的寂寞。

半仙師傅呆呆站在那里，腦子裏單單祇記得杜貴那句話，心裏使想道：

「真的，到這把年紀還討個堂客麼？」

他摸摸沒有鬍鬚的下巴，掙着嘴頰一縷痣毛出了神。他回頭望了望屋裏，心想，假使娶了一個女人，那麼，屋子裏該是個什麼樣兒呢？總之，那會添了些什麼，而且是他現在所不能知道的什麼。不過，杜貴不是說，這如今世界不好，

日本鬼子到處都在鬧麼？——這，半仙師傅想了一下，似乎不感到什麼。他很快地又記起那一天孫婆子底話來了：

「你家要相信得過我的話，包給我辦！」那婆子搖幌着抹滿了玫瑰油的頭，笑得麻臉起了紅粒；「神仙也有後代的呀！就這麼辦好了，你家想，我們在鎮上都是熟人熟事的，還會害你老人家麼？」

半仙師傅不禁會心地笑了，他想起來，那時候，他曾紅了一下臉，迷糊地向婆子說了一些不好意思的道謝的詞句……。

忽然，平地括起一陣風，吹落了街旁屋簷下的黑灰，發出沙沙的聲音；半仙師傅抬頭望，夜來了，却是異常陰黯，烏雲飛快地從頂空掠過；本是有月亮的時節，然而現在連一顆朦朧的星星也沒有，像是有大風雨來臨的樣子。

一張破舊的報紙從街壁上脫落了下來，被風吹到半仙師傅底腳前，雖然在黑暗中，報紙上有幾個字也顯出了濃重的筆劃：

「我軍退出徐州……」

但半仙師傅有着滿意的快樂的思想，拾起它來，沒有看就揉着一團了。他走進屋子，回手關上門，屋子裏完全黑暗。他向爐灶走去，望望火焰已將熄了，順手將那張報紙丟到火裏去——報紙燃燒起來，一團興奮的火光閃爍着地映着半仙師傅底笑臉，但剎那間，火光顫抖了一下，漸漸熄滅了；報紙化作灰燼，發出一聲微弱的嘆息。

屋子裏又完全黑暗起來，外面風聲也更緊了。

半仙師傅姓吳，是港鎮人，如他自己所說的，是一個「光棍」，沒有妻子，也沒有任何親人。他八歲時死了母親，酒鬼父親在外面醉倒了，讓他守了一夜屍身，腦子裏幻想着在牧牛時聽見同伴講的鬼故事，在他眼前閃幌着許多恐怖的影子。第二天，父親回來了，沒有眼淚地咳嗽了一陣，埋葬了死的，將他送到酒

伴靜石觀老道那里，又喝醉了，指手劃腳地又號啕了一陣，走了，飄流到外鄉，從沒個音信。

靜石觀老道就做了半仙師傅底祖師爺，傳給他一套法術：「收嚇」，畫符，鎮鬼，「下馬」(註)——據說，他十四五歲就能白日見鬼，而鬼在世上却又異常多，隨時隨地都可以碰見，他於是害了怕，請求了好多次，祖師爺方收了他眼中的法光，不做法的時候，算是不看見許多鬼在眼前幌了。祖師爺愛喝酒，所以又傳給他一手燒菜的技藝。

祖師爺後來把靜石觀底房磚都拆了賣了，爲了要買酒喝，死之前，屎尿都拉在身上，嘴裏却喊道：

「呂純陽來接我了，你問問他帶來的酒有多麼香！……………」

因此半仙師傅也並不把祖師爺傳授的那一套當做了真寶，却去劉舉人家當了財子，不料劉舉人家有個小少爺，乖巧却是多病，半仙師傅偶爾有一次露了本

領，把小少爺病治好了，後來倒是真還少不得他，於是不知覺間就跟了劉舉人二十多年。劉家待他不壞，他自己又本份，手頭就很積了點錢。到大前年，突然害了一場大病，自己感到上了年紀了，便在劉家執意辭了出來。

半仙師傅回到港鎮，在正街上開了座茶館，也沒打算賺錢，祇是混混日子；這總比獨自個閒在裏的強，一個人沒有個正經規例的事，倒底是不能不感到寂寞的。

半仙師傅在港鎮，也還是常常熱心快腸地爲人們治治病，多少有些靈驗，却又不索錢，逢年逢節給他送點米啊豆啊……他倒是再三表示謝意，所以「半仙」的名兒傳遍了港鎮。在港鎮北頭，有座娘娘廟，原相傳很有些靈驗，但現在卻不得不冷落了。

他本是一個快活人，愛說說笑笑，凡事都想得開，沒有什麼事可以使他焦灼；然而近年來，當他獨自生活的時候，總感到有一種說不出的缺陷，他有個

家，但那像拔了塞子的大空瓶子，他掉在那裏面，連呼吸的空氣都是凄冷的；他看到人家裏有小孩，總不自主地羨慕，並且常常感到自己年老了，沒有個人「照應」。多寂寞，到傍晚關上了門，就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了——總不能對着牆壁說的啊，他常常這樣嘆息。所以人也漸漸變得懶散了，尤其是不願意「下馬」；去年秋天有一次，剛脫成赤膊就打了寒噤，當跳躍着的時候，祇是氣喘，害怕自己會摔倒；更糟的是忽然碰見了一個婆娘底無恥的視線，他想到自己露出了白肚臍向上升到胸前的黑毛，不禁不自在起來，他一方面還害怕，因為覺得在神面前這是異常不虔敬的。

像這樣，半仙師傅當然不免有點頹唐，寂寞侵蝕了老年，還罷不麼？……

小港鎮多少年沒有過這樣的日子了，街上來去的人似乎都面帶着歡笑，頂頭碰見人，都說：